

◇马步升

## 去唐汪川看杏花

洮河途经青藏高原和黄土高原，一路奔腾。两大高原互致契合之后，同时收住了向前扩张的脚步，留出一条通道，让洮河顺利汇入黄河。黄洮交汇，一青一黄，判然两色，又浑然一体。

此时，两河约定，都以黄河的名义，携手东向。在洮河扑入黄河怀抱的最后一段旅程中，河水好似多情更怯的归者，放慢脚步，在洮河两岸漫出连片的平川地，唐汪川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两大高原夹峙的临河平地，向来是难得的宜农之地。唐汪川的民众自古以农为生，而所有美好的生活，从来都需要物质和精神的加重加持。唐汪川的人在种庄稼之余，也于房前屋后和田畔野地遍植杏树。先前栽植杏树，主要是为了丰富生活，春天以杏花装扮艰苦枯燥的农家生活，夏天给孩子们的口腹添加一些滋味。进入新时代，在有些村庄，杏树已然升格为主要产业，经营杏果是产业，观赏杏花也是产业。

天有时，地有灵，水有意，人有情。每年的清明节前后，适逢城里人休假，唐汪川的杏花也应及时盛开。甫入川口，举目一望，一道清水蜿蜒，满地杏树错落，沿公路往深处走，路在杏花旁，人在杏花中。往远处看，往高处看，春日暖阳下，杏花粉嘟嘟，白云缭绕地白，红雾

隐隐地红。在近处看，低了头看，杏花如一树粉蝶，白质红意，春风里，白翅翩翩，红晕扰扰。一天一地，都是杏花在传情，都是杏花在达意。

一抹平畴，宽宽窄窄，在两山一水间伸展，眼前忽有一片高阜子然凸出，近旁一条乡道于零散杏树间新次盘旋而上。到了制高点，却不是山，而是大片平地。这是杏树的独家领地，高处的杏花在盛开，低处的杏花在盛开，高处杏花之最低枝条，与低处杏花之最高枝条，互缠互绕，互相互握，如一座杏树楼台。杏树如此，杏花也秉持着天下杏花是一家的真性情，你中有我，我中有你，一并酝酿出一方粉白世界来。

从纷繁多花下穿过杏树林，忽地蓝天湛湛，白云悠悠，一团清冽之气自脚下而生。低头看，一道刀削陡崖横在眼前，洮河紧贴着崖壁流过，清风自下向上涌动。河对岸亦是一抹平畴，农人借助从洮河引上来的河水，正在做着点瓜种豆的农活。

杏树是极具土地性情的，正如传统农人，眼前脚下一直要有田园泥土护持着，一旦离开泥土，唇身精致庭院，便有身被悬空、心被掏空之不踏实感。而杏花亦如自小沐浴在青天之下青山之间的纯朴女子，灿烂而不妖冶，多情而不娇情，健康而非泼辣，朴素自然，光华自带。

刚才攀上高阜时，已经看见山根平地中有一棵特别的杏树。再度返回平

畴，一阵风吹过，杏树枝条迎风摇曳，一也都是花树颤颤、花意朦朦。

拨开花枝，走近这棵特别的杏树，每走近一步，都仿佛与古老历史贴近了一步。树干疤痕累累，树皮皴裂，数十根枝条从各个旁枝出发，一律伸向青天。每一根枝条都是九曲虬结、回环向上，每一根枝条上都是花团簇拥、簇簇叠叠。枝条各自到了最高处，又都反身回收，围拢出一棵整体向心的繁花树冠来。

这是一棵老杏树，据说树龄已达130岁。它散枝开叶，又聚族而居，仿佛一个古老的、长幼有序的大家族。周遭都是新植杏树，枝条舒展，花团簇拥，一如意气风发的少年。整片杏树林，恍若一个以血缘情感为纽带的自治群落，各成员之间以老带新，以新尊老，友善相处，情浓意浓。

我格外钟情眼前这棵老杏树，也钟情于见到的所有老树，根由在于：它活过，它们活过。我对朋友说，我曾去过东南西北无数的村庄，在每一个陌生的村庄里，我只要见到有老树矗立村口，心下便会油然而生出一种回家的安全感和温暖感。在我看来，一棵老树，就是一个村庄的黄卷青史，就是一个村庄的道德底蕴，就是一个村庄永不衰败的象征。

是啊，一个村庄容得了一棵老树，就能对一个远方来入敞开着满善意的心扉。

◇重温古诗词

## 惠崇春江晚景

宋·苏轼

竹外桃花三两枝，  
春江水暖鸭先知。  
蒌蒿满地芦芽短，  
正是河豚欲上时。

## 湖上

宋·徐元杰

花开红树乱莺啼，  
草长平湖白鹭飞。  
风日晴和人意好，  
夕阳箫鼓几船归。

## 春日田园杂兴

清·殷葆诚

脱却重绵换夹衣，  
百般红紫斗芳菲。  
柳初飞絮桃初放，  
豆正抽苗笋正肥。  
蜂蜜蚕丝皆地利，  
鳜鱼肥美足天机。  
一池春水闲吹笛，  
吩咐东风自解围。

◇绿 木

## 雄鹰辞

(外一首)

高处的靛蓝，映着你  
翅锋写下的苍茫  
当阵阵云影漫成烟霭  
逡巡的大地上  
叶子是唯一的古歌

休问千山暮雪的去处  
只管把一斜斜阳抖落莽原：  
世事恒河沙  
浮云无归期

看呐！谁将暮色收进行囊  
以年岁丈量半身风霜，若  
是你  
再往雪域偏斜半度  
远征便是唯一的归航了

## 时间的马车

当古老的金波  
照耀翡翠般的树梢  
又一个全新日子  
在晨曦里升起  
……而后  
是雪峰高耸、云空无垠、原野辽远

一地青棵

怀抱硕硕格桑

童年穿过一生  
究竟是疗伤的药石，还是  
研修之磨盘

当大鲸般的马车  
永恒逡巡于虚空——  
那古老无穷的轰鸣是谁之  
鼻息

让所有尘命  
各行于定轨

◇古建红

## 官坊乡的春天

在官坊乡  
阳山庄  
漫山遍野的桃花杏花  
已将春天紧紧包围  
路旁的杨柳  
用鹅黄涂抹春色  
那些梯田 如同  
诸葛亮的排兵布阵  
一片一片白色地膜下  
包裹着庄稼人的梦想  
你不用担心  
土地播下什么  
都能生长  
每一粒种子  
都将在汗水中  
长成人们期待的模样

◇柳文斌

## 药水峡野李子花又开了

四月的风，终于吻到了甘肃太子山国家级自然保护区的山脊。药水峡的群峰间，野李子花循着时节的密语，在层叠的沟壑与崖壁上，泼洒出漫山的素白。

清晨，药水峡被一层薄纱似的雾霭拥着。沿着蜿蜒的林道向山谷深处去，远山的轮廓浸在朦胧水汽里，像一幅未干的水墨长卷，墨色山影与留白的天空之间，隐隐透着些微的白。那是野李子花的影子，如碎玉般，先是在苍褐色的枝丫间闪着微光，再往前行，雾霭渐散，那白便从枝丫间涌出来——起初是零星点，像谁撒下的银屑；接着成簇、成带，在浅绿的新柳、鹅黄的杨梢、紫红的灌丛间肆意铺陈，与深绿的云杉、苍劲的油松、挺拔的落叶松交织，织就出一幅层次繁复的山野织锦。

野李子花的美，在于一个“野”字。它们不似园林花木那般规整，而是依着山势的起伏、顺着沟谷的走向，肆意生长。有的开在陡峭崖壁的边缘，枝干斜出，花瓣便随着山风，如细雪般洒向深谷；有的生平缓的台地之上，聚成一片洁白的花海，与脚下刚冒芽的青草，远处初醒的农田遥遥相望。花枝或挺拔向上，或斜逸横出，白瓣黄蕊，在晨光里泛着温润的光，像无数只振翅欲飞的蝶，停驻在枝头，却又在风过时，抖落一肩的芬芳与雪意。

野李子花没有杏花的娇艳、桃花的妖艳、梨花浓烈，其白淡雅而随意，像山野间任性挥就的笔触。那纯白是跳脱的音符，新发的柳枝、杨梢带着鹅黄与浅绿，便是灵动的过渡；深绿的云杉、油松是沉稳的底色，衬得白花愈发透亮。向阳的山坳里，花团更密，仿佛谁不小心打翻了盛雪的瓷盘，白花的一片，从山脚涌到山腰，又顺着山势漫上山顶。偶尔有几株老树，枝干虬曲如龙，却也缀满了花，像饱经沧桑的老者，枯瘦的枝丫托着满满的白，竟显出一种倔强的温柔。

山风掠过，花枝轻颤，细碎的花瓣便如雪花般飘落。落在行人的肩头、沾在衣襟上、落在脚下的泥土里、落在旁边灌木的叶子上，瞬间融为春的一部分。深吸一口气，空气中满是清冽的花香，混着泥土的湿润、草木的清新，直沁心脾。这香气不似牡丹的浓艳逼人，也不似茉莉的幽远清冷，它是山野的气息，是自由与蓬勃的味道，裹挟着药水峡的晨露与阳光，在鼻腔里酿成一首关于春天的诗。

春天的药水峡水库，是一块深邃的翡翠，被四周的山峦温柔环抱。岸边的野李子花临水照影，白的花、绿的叶、碧的水，相映成趣。水面上偶尔有微风掠过，荡起层层涟漪，将花的倒影揉碎，又重新拼合，像一幅流动的画。远处的山峦还在淡雾中若隐若现，北边林缘的农田里，新耕的土地泛着褐黄，几畦嫩绿的作物点缀其间，与山上的花、水，构成了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图景——花依着山，山傍着水，水映着天，人在画中游，心在景里静。

药水峡的野李子花，不仅开在山上，也开在时光里。它见证着这片土地的四季轮回，见证着保护区里草木的生长、生灵的栖息。每年春夏交接之际，竞相开放，成簇、成带、成片的白色花海，成了药水峡动人的季节符号。它装点了山川，也装点了游人的梦。在这里，没有城市的喧嚣，只有风声、鸟鸣、花开花落的声音；没有匆忙的脚步，只有驻足欣赏、静静呼吸的从容。

站在母山顶俯瞰，这片花海更显壮阔。野李子花开的，是一种生命的姿态：不择沃土，不畏风霜，在贫瘠的崖壁、在平缓的坡地，都能扎下根，绽出花。它的白，是纯洁的，也是坚韧的；它的开，是热烈的，也是从容的。就像这片土地上的守护者们，用日复一日的坚守，呵护着自然的生机，让太子山保护区的春天，年年都有这般烂漫的花事。

野李子花又开了，开在药水峡的风里，开在山野的心上。它是春的信笺，是自然的诗行，更是生命在时光里，写给大地的温柔告白。

◇张光业

## 南塬桃花

|  |   |
|--|---|
| 庄户人家的犁铧<br>剖开四月的序章<br>一朵桃花醒了<br>染得一树枝头红<br>串串笑滚过田埂<br>草绿山青，蝶飞蜂舞<br>十万朵桃花沸了<br>青鸟驮着流云<br>飞过头顶 | 人面映桃花，朱唇露皓齿<br><br>桃花源里<br>仙子旋舞捻碎阳光<br>串串笑滚过田埂<br>酒开一幅锦绣丹青<br><br>风过万顷塬<br>连绵不断的喜悦<br>正顺着桃树枝丫<br>悄悄生长…… |
|--|---|

◇罗福荣

## 匆匆

|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| 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|
| 时光疾跑如飞<br>人们步履匆匆<br>儿时玩伴，成忙碌剪<br>影相随 | 些吧<br>别让儿时回忆，被轻<br>易碾碎<br><br>愿陪父母，踏遍山河<br>壮美<br>伴儿时玩伴，找回童<br>年纯粹<br>在放缓的时光里<br>沉醉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|



恣 蒲正芳 摄

◇马晓春

## 邂逅雪山与梨花的诗和远方

春回大地，万物复苏。春天以独有的温柔，在山河褶皱间铺展生命的诗意。怀揣着对春日自然的无限憧憬，我踏入鸣鹿乡赴一场雪岭为屏、梨花作幕的诗与远方之约。

晨曦初绽，轻纱似的薄雾缓缓褪去，露珠凝结在嫩绿的叶尖，如碎星洒落，悄然坠入人间。车行途经康乐县附城镇、苏集镇，田埂间的花草方从沉睡中苏醒，舒展腰肢，与拂面春风温柔相拥。

行至鸣鹿乡通往竹子沟景区的硬化道路，路畔景致骤然鲜活。桃花灼灼，燃尽冬日萧瑟；杏花嫣然，晕染浅春温柔；樱花似雪，簌簌飘落如碎玉。更有不知名的野花次第绽放，红胜烈火，粉若烟霞，白赛霜雪，黄若鎏金。万种色彩交织成绚烂花海，宛若大自然挥毫泼墨——人在花中走，车在画中行，目之所及，皆是春日盛景。

行至尔路村，远处白石山与太子山相连的雪峰撞入眼帘。终年不化的雪山如玉龙横亘天地，直刺澄澈蓝天，冷峻巍峨，自带苍茫风骨；近处漫山梨花

竞相盛放，堆琼积玉，似浪涛轻涌，温婉静谧，藏着春日柔情。天地之间，一幅“雪峰映梨花、刚柔共相生”的绝美画卷徐徐展开，令人屏息沉醉。

向竹子沟景区前行，山峦翠绿层叠，村舍错落有致。遍野梨花被春风染成素白，一川雪色铺展至天际，花枝轻摇，暗香悠悠漫过肩头。微风拂过，清甜淡雅的花香沁入心脾，洗尽尘世喧嚣。蜂蝶在花间翩跹起舞，忙碌穿梭；偶有小鸟栖于枝头，啼声清脆婉转，为这方宁静天地，平添几分鲜活生机。

竹子沟入口处的拔子沟村，被梨花温柔相拥，满目莹白，纯净动人。鸣鹿水库由相邻两座水库构成，镶嵌在青山绿水之间，水面澄澈如镜，泛着柔和的淡蓝光泽，宛如一双澄澈的蓝眼睛，更像一对相依相伴的孪生姊妹，静静守护着这片土地。

这座小镇，处处透着温馨烟火。村旁的竹子沟游乐园已落成，20亩园区内彩虹滑道、海盗船、太空飞碟、电玩室等游乐设施一应俱全。周边农家乐星

罗棋布，餐饮、游玩、观光一站式服务体系完善，全方位满足游客出行所需。

村头巷尾，一树树梨花如如素云轻悬，或如雪片纷扬，点缀着青砖白墙的村舍。梨花在风中摇曳，宛若白衣仙子。远望，梨花堆雪叠雪、玉絮纷飞，将整个村落裹进一片温柔诗意；近观则见花朵玲珑小巧、凝脂欲滴，恰似盏盏精巧花碟，又似振翅欲飞的白蝴蝶，鲜活灵动。

伫立花下，轻嗅暗香浮动，簇簇花序垂落枝头，花柄柔婉轻盈，宛若流云栖于树上，勾勒出一幅淡墨写意画，素净之中藏着万千风情。抬眼望去，天际雪峰银辉闪耀，冷冽澄澈；眼前暖春繁花芬芳四溢，温柔鲜活。冷暖相映，诗意交融，天地间尽是春日独有的浪漫。

雪岭为屏，梨云作幕。远岫皑皑，凝结着千年积雪的苍茫；近枝簇簇，绽放着春日繁花的芬芳。极目远眺，峰峦积雪层层，与苍茫天际相接；低眉俯首，梨云汇成花海，清香扑面而来。

天际流云与枝头白雪遥遥相望，静默无言，构成春日动人的诗行。